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前漢書五十七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以易文掌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曰賦生諸詮之陳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造擊而中之非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相欲稱斥故為此名也

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些為即事孝

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嘗讀與贊同贊財也

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

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

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謂之帝諱故遂為受耳之月可免客



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

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

長卿父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遂幸也來過我於景相如往舍

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

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禱病結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

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謂奴程鄭亦數百人

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忍之

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

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衆一坐盡傾

師古曰皆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



師古曰皆續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

以自娛師古曰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是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

甚都師古曰都關美之稱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

賜文君侍者遍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

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負產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

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貨猶足



以為生師古曰黃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卽盡

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處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

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温酒火盧失其義矣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褌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松者之容反與庸保雜

作師古曰庸即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

則酒之賤人之也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昆也酒者先禮反杜塞也

第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

少財也師古曰言不患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文穎

曰倦疲也言疲厭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索何

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

童百人幾百萬及其家什衣皮財物文君乃與目如歸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

天子田獵犬也待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

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

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

故給札以書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音狀驥反

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

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

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辭讀設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



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師古曰風讀曰風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音

日說讀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

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姪烏有先生師古曰姪音丑

亞反字本亡是公有馬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

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

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夢也在南都華

容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

海濱列卒滿澤架岡彌山師古曰架覆車也即今橋也彌竟也架音淨

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戩麟之也音辰

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

也師古曰鴛謂亂也搗搗也一鴛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也師古曰鷺謂亂馳也搗搗也鷺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青務儒音如閔反搗音一頓反師古曰自矜其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

能以為功也師古曰自矜其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

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

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為足以言其

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

唯師古曰唯唯臣聞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者爾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

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崒郭璞曰崒

第者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雲鬱日月虧缺



峯音 交錯糾紛上于青雲郭璞曰言相罷池陂陲下屬

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波音葵隨音

其土則丹青赭堊黃白埴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

赤諸也堊白堊也蘇林曰白埴白石英也師古曰丹丹

今之赤沙也青護今之空青也諸今之赤土也堊今之

白生也錫青金也碧謂王之青白色衆色炫燿照爛龍

麟師古曰言采色相耀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

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王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尺子

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

南方之出火珠也攷音攷瑰城玢玄厲張揖曰城功石

黑石可用磨也如淳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  
曰城音絨功音勸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  
色武夫赤地白采葱龍白黑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不分郭璞曰礪音而充反



張揖曰蕙圃蕙草之一圃也衡杜衡也其  
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若杜若也  
窵窮昌蒲江離

蘼蕪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郭璞曰永離似水薺而藥

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今無識之者然非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柘也蕪首

名巴蕉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其南則有率

反蕪音普各反蕪首自蘼荷耳非巴且也案衍壇曼

原廣澤登降地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案衍壇曼

師古曰寬綠以大江隈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其高燥

則生歲析苞荔張揖曰歲馬藍也析似蕪麥苞蕪也荔

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歲音薛顯高

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蕪音皮表反薛顯高

也荔鐘侯也青蘋似茨而大生江湖鴈其埤溼則生歲

所食師古曰茨即今青茨草蘋音煩



蕞藟郭璞曰蕞藟草中牛馬芻蕞也似藿而細小

音兼猥 菽音敵 東籜周胡張揖曰東籜實可食彫胡菽米也蓮

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菴閭軒于閭蒿也子

可治疾軒于猶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猶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

曰勝舉也不可盡舉而圖寫之言其多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

曰波抑揚也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龜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

失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紫蠃甲有文龜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

紀鬣音徒何反又音大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栟櫨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榿音便又



音步田反即今黃柳木桂椒木蘭檠離朱楊師古曰桂也檠音南金所謂檠木

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固膏藥檠黃檠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

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檀即今所謂檀子也棗棗也師

今之槩棗也抽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劍加反棗音弋整反抽音弋救反橙音尖莖反芬芳言橘袖

之氣也射干似狐能緣木版度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苑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其上則有宛雞孔雀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宛雞似鳳孔孔雀鸞鸞鳥也

則有白虎玄豹曼延羆豸郭璞曰曼延大獸似狸長百尋羆似狸而大豸胡地野犬

也似狐而小曼音萬延音延羆音岸師古曰延又音弋戰反羆音丑干反豸合韻音五安反

於是乎

乃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以為類

楚王乃駕馴駁之馮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

專同



駕之以當駟馬也師古曰馴音旬乘彫王之輿師古曰以王飾靡魚須

之橈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駟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橈旃

即曲旃也音女教反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建干將之

雄戟張揖曰平將韓王劔師也雄左烏號之彫弓張揖曰黃

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頤頤頤拔墮黃帝右夏

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陽

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弄節也未舒言

也獸螿蛩蛩麟距虛張揖曰螿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

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部也說軼野馬轉駒餘張揖曰軼過也



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駟駘郭璞曰駟車軸頭也師古曰駟謂軸頭衝而殺之也駟音逸

乘遺風射游馬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騶如

騶音倏倏音洌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式六雷

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星流電擊弓

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洞曾達掖絕

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骨通右鵠中心絕系也師

獲若雨獸捨少蔽地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於是楚王

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執信節

弭節者示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

亂受誑蘇林曰亂音倦亂之亂誑音其勿反微工堯反微要也

嘉靖八年刊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翮也錯翡翠

之歲粧師古曰錯雜也繆繞玉綏師古曰以玉飾綏謂飾女曼姬之容服也

綏即今之所謂采繆垂鑷者也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出所見戰國策曰鄭於是乃

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出所見戰國策曰鄭於是乃

羣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宵獠為獠師嬖嫫勃窣上金

隄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

音丁揜翡翠射駿驥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者曰

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非也鵠音峻鵠音儀微矰出蟻繳

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弋白鵠連駕

鶩師古曰鶩水鳥也其鳴聲鶩鶩云駕鶩野鶩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鶩音胡沃反駕音加雙鶩下

嘉靖八年刊



玄鶴加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鹿山東通謂之

鶴音來奪反鵠鹿鵠將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

妙既中白鶴而連駕鵠又下念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鶴

張擢曰蘊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揚旌拙張

龍舟鶴首天子之乘也師古曰鶴音五歷反揚旌拙張

之船上也師古曰擢音拽施音大可反張翠帷建羽蓋

翠色也羽蓋以雜羽飾蓋罔毒冒鈞紫貝郭璞曰紫貝

師古曰貝水中介從金鼓師古曰擢撞也金吹鳴籟張

音一介反斯音蘇奚反水蟲駭波郭璞曰魚鱉

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溢礪石相擊琅琅師古

石音一介反對此石而乘廷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櫟



石也礪音盧對反蓋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條

者擊靈鼓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車案行騎就隊師古

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擊之所以警衆也纒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

貌也師古曰纒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臺

宋玉所賦者言其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

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故台之於蘭桂五味不若大

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燂師古曰將自以為娛字與儻同

碎音千肉反碎亦搗染之義耳言割其肉搗臣竊觀

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王悉境惠賜而來也

內之士備車騎之衆

師古曰悉盡也

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

獲以娛左右也

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在右也

何名為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

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

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

君惡傷私義

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

二者無一可

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

楚矣

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為累

重而於齊無所負檐故云輕也累音力端反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

州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觀乎成山



洲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  
薄間師古觀乎成山

張揖曰成山在射乎之罘晉灼曰  
之罘山在東萊腫縣

東萊不夜縣射乎之罘射獵其  
上也師古曰睡音旨

音誰 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  
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

邪與肅慎為鄰郭璞曰肅慎國名  
在北海也師右以湯

谷為界師古曰湯谷曰所出  
秋田平青丘服虔曰青丘

百仿徨乎海外師古曰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

不帶芥張揖曰帶若乃倣儻瑰璋  
異方殊類師古曰倣

也珍怪鳥獸萬端鱗倅師古曰倅  
與萃同萃集充仞其

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  
計張揖曰禹為堯司

草木禹為堯司徒敷五教率禹事  
師古曰言其然在諸



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

猶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眷耳是以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

反報也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

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也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齊列為東

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

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

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辱君

自損也師古曰卑且夫亦楚之事又烏足首乎乎口未觀



自損也師古曰專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

夫巨麗也師古曰麗美也巨大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幽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紫淵徑

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終始鬻產出入涇

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

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

去也音牽豐鎬潦澆紆餘委蛇經營其內師古曰潦音牢水名

也出鄂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干渭霸產涇渭豐鎬

潦澆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地理志鄠縣有

澆水比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











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囊鼎沸也

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急然也

師古曰言長流安靜

浩濞音弋少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

也 濤乎瀉瀉 郭璞曰水白貌也師

湖在吳縣尚書行溢陂池 郭璞曰言

龍赤螭 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

則單作离形若螭字乃從虫此作螭

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

反 音莫 舒反 魚 鮪 鮫 魴 音託 郭

疾 郭璞曰急音言

聲 郭璞曰懷亦歸

郭璞曰皆水無涯

安翔徐徊 郭璞曰

古 東注大湖 郭璞曰

於是蛟 旁小水

蛟雌龍也如淳曰

別是一物既非恒

出 郭璞曰

音 郭璞曰







大長頸赤曰紫紺色鷓音肅鳩音保師古曰鳴古鴻字

鷓即今俗呼為獨豹者也豹者鷓聲之訛耳鷓音如屬

音之欲反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

鷓音霜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

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日年煩鷓庸渠郭璞曰煩

鷓音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名章箴疵鷓盧張

渠鷓音木師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雞也盧白雉也郭璞

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鷓頭鳥也盧白雉也郭璞

曰盧盧鷓也箴音對師古曰盧郭諺是也白雉不浮水

上疵音贊鷓音火交反羣浮乎其下汎淫汜濫隨風澹

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與渡搖蕩

奄薄水階張揖曰奄覆也郭璞曰薄猶集

嚼菱藕張揖曰菱芰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

才汝反爵於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從崔巍郭璞曰皆高峻



音才總反崔音  
摧魏音五四反  
深林巨木  
嶄巖參差  
師古曰嶄巖尖銳  
貌參差不齊也嶄

音士街反參音楚  
林反差音楚肩反  
九峻截薛南山  
我我師古曰九峻山  
今在醴泉縣界

截薛山即今所謂峩山也  
山也峩峩高貌峻音子公反又音總  
截音嶄薛音齧截

薛又音在割五  
割反峩音娥  
巖阨巖嶄嶄嶄嶄嶄嶄  
張揖曰嶄嶄高貌

曰嶄音頰水反嶄音卒鄙反郭璞曰  
嶄嶄屈窳折貌巖音魚晚反嶄音蟻  
嶄音掘嶄音倚嶄

音作罪反嶄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  
說並通郭音作罪反又音將水反  
振溪通谷塞產溝

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塞產  
瀆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  
谷呀豁

問阜陵別鳴郭璞曰給音呼含反呀音  
之形容也鳴水中  
呼加反問音呼下

反鳴音檮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  
居在水中各別為鳴也豁音呼活反  
威魄莫鬼丘虛墟

巖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巖音於鬼反  
巖音惡罪反鬼音瘴虛音墟岨音  
岨音魚鬼反  
隱

嘉靖八年刊  
行  
一







薑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藁荷萼首也根歲持

若孫如淳曰歲音鍼張揖曰歲持闕若杜若也孫香

也杜若苗頗類薑而為饒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

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淡此無橙也

歲音之林反孫音孫鮮支黃礫即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黃礫

草類說云延曼太原蔣芋青蘋張揖曰蔣菰也芋三稜

或者賦雜言之耳曰蔣音將芋布渡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渡猶布露

音支與反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烈師古曰烈酷烈之氣也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貯蠶布

寫晻菱吖菲師古曰貯蠶盛作也寫吐也晻菱吖菲皆

音烏感反菱音菱菱字或作隱也於是乎周覽汜觀汜師古曰

反弗音弗或作隱也於是乎周覽汜觀汜音



音敷 緝紛軋劫

孟康曰緝紛衆盛也軋劫音於黠反劫音勿

芒芒恍惚

郭璞曰言眼亂也師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

日出東

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其

南則隆冬生張

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温不凍其獸

則庸旌獮貉沈

張揖曰旌旄牛其狀如牛而四

牛水牛也能沈

浸水中塵似鹿而大郭璞曰庸牛領有

肉堆獮以熊脾

今之犂牛也作牛即今所謂偏牛

音也齋符即今

之猶牛者也齋字又音茅塵音主赤首

園題窮奇象犀

張揖曰題額也窮音狀如牛而蠟毛其

牙長一文犀頭

似猪一其北則成盤宴含凍裂地涉冰揭

師古曰言其

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其獸則麒麟角







視遠貌州古攀字也捺椽也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捺音老

捫音奔星更於闔闔宛虹拖於糖軒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闔宮

中小門也宛虹曲之虹也拖謂申加於上也糖軒師古曰象與瑞應車也軒之蘭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

龍幼螺夔東箱象輿婉俾於西清師古曰象與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幼螺夔俾皆行動之貌幼

音一斜反螺音力斜反俾音善靈閨燕於閭館張揖曰靈

園象仙號也師倕倕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倕倕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

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孟康曰

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盤石袵崖孟康曰

也崖廉也以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袵亦嶽巖倚傾郭

並音之忽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嶽巖倚傾郭

敬貌嶽巖嶽嶽刻削崢嶸郭璞曰崢嶸音捷嶽音業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民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珉

玉旁唐玢函文磷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磷

字本作珉言珉玉赤瑕駁犖雜雨其間張揖曰赤瑕赤

雜厠崖石中駮犖采鼉采琬琰和氏出焉師古曰鼉古

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

言今皆出於是乎盧橘夏孰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

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黃甘橙棗郭璞曰黃

味精棗亦橘之類也音奏枇杷燃柿亭柰厚朴張揖曰

斛樹長葉子若杏亭山黎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燃支

朴也師古曰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

朴云燃音煙櫻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櫻桃



蒲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含桃爾雅謂之荆桃櫻音於耕反

隱夫

張揖曰

曰隱夫未詳莫即今之郁李也棣音徒計反

荅還離支

荅還似

李出蜀晉灼曰醜支大如雞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還音沓離音力智反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

師古曰馳猶延也一曰次第而重也馳音

反戈鼓

揚翠葉

師古曰杙搖也音兀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

扈照曜鉅野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也鉅野大野煌音皇

沙棠櫟楮

張揖曰沙棠狀

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也郭璞曰櫟似采柔師古曰櫟木蓼

也葉辛初生可食音歷櫟音諸采音菜柔音食諸反

華楓枰櫪

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

脂可為否今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名櫟枰枰即平仲木也櫪今黃櫪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櫪音

盧

留落胥邪仁頻并閭

張揖曰并閭倭也郭璞曰落獲也市作器素胥邪似并閭皮可



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  
賓胥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樓音鑊  
檀檀別名郭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  
璞口欖音讒音凋落若有節操故以名焉長

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夸條直暢實葉後林

郭璞曰誇張布也張揖曰後甫也師古曰暢通也通謂上下相稱也後音峻林古茂字也攢立叢倚

逆卷欖俛師古曰攢立聚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欖俛支柱也倚音於卷音丘專反又

音巨專反欖音力爾反俛音詭崔錯交雜也委蟠

反駮古坑衡間師古曰坑衡徑直貌也間研相扶持

委字坑字或作抗言樹之支可反坑字或作抗言樹之支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師古曰扶

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纒紛溶蒨葵猗柀從風

飛揚貌也纒音山爾反紛溶蒨

葵支疎擢也倚柀猶阿邴也蒨音蕭參音森倚音於氏反柀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前亦音山交反蒨

萬曆十年刊補  
陳



葳州歛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蓋象金石之聲管

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鍾聲也管長一尺圍柴池此虎

旋還乎後宮如淳曰此音此虎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此虎不齊也郭璞曰柴音差還還統也

音雜襲紫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紫輯重積也輯與集同被山綠谷循阪下

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溼曰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後素雌

雌郭璞曰蠅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雌張揖曰雌如母猴印鼻而長尾似彌猴而

遺之遺蠅音誅師古曰玄後素雌言後之雄者玄黑而

雌者白素也爾雅曰攬父蛭周攬柔如淳曰蛭音質張

善顧也攬音攬也爾雅曰攬音吾蛭周攬柔如淳曰蛭音質張

也攬徐彌後也師古曰方言獸屬而引蛭蟻水蟲又及蚶蚶垂於事類如說非也但來詳是何獸耳徐音乃高

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為鞞袴胡毅蛭張揖曰胡似



頭上有髦要以後黑郭璞曰穀似龍而大要以後黃  
名黃要食彌猴蟻未聞也漸音讓穀音呼穀反蟻音詭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翮惜互經郭璞曰互相經過也天矯枝

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猿猴在樹共戲姿態也天矯頻

取喻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

跳上株枿之止喻字與論捷垂條掉希間張指曰捷

同藤音仕八反捷音五易反空落陸離爛漫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

不移百官儔具師古曰言所在之於是乎背秋涉冬天

子校獵師古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乘鑊象六空蚪

張揖曰鑊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鑊其車輅六玉蜂謂  
駕六馬以玉鑊其鑊勤有似玉蜂龍子有角曰蜂

嘉靖八年刊



蜺旌張揖曰加羽毛染以五采綴靡雲旗張揖曰畫熊

似雲前皮軒後道游又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

賦須為偶辭且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

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與之後也皮軒之陸以赤

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

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太僕公孫有也字子叔術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天扈從

駕太僕御大將軍參謀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扈從

橫行出乎四校之師古曰四校者闡校之四面也言

也鼓嚴簿縱獵者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江河為陸秦

山為檜蘇林曰陸獵者圍陳遮禽獸也郭璞曰檜望樓

登泰山而望言田車騎露起殷天動地郭璞曰先

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淫淫喬喬



流澤雲布兩施郭璞曰吉生貌豹搏豺狼郭璞曰獾

也生謂古曰獲之獲之蒙鵙鵙難顯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鵙音

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麕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蹇

躡而蒙鵙孟康曰鵙鵙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鵙似

曷綉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綉被斑文著之也亦

狴豹之跨登馬師古曰陵三峻之危師古曰陵上也三

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徑峻赴險

越齧厲水師古曰厲推蜚廉弄解厲郭璞曰飛廉龍雀

曰解厲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

不直者可得而示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

義矣解音蟹為者大介反格蝦蛤鋌猛氏蛤猛氏



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羶氏師古曰要鐵把短矛也音過蛤音闇無音

縉要裏射封豕張揖曰要裏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猪也要裏音窈媯師

古曰縉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說遇也服音豆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

翔往來觀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古曰觀然後

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短馳也脩發遠去師古曰脩然疾遠貌流離輕禽

蹙履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轉白鹿捷狡菟郭璞曰狡健跳故捷取之也

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者避光之屬追怪物出宇

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寧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寧

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鏑張揖曰鏑為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射游彙標蜚遽張揖曰

飛遠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擇肉而后發先中







莫曰襄年率乎直指師古曰專然疾扁貌擗乎反鄉師古曰擗然疾扁貌慶

石關歷封過難鵠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臺雲陽甘泉宮外師

言曰蹙蹙歷經也履音張揖曰崇黎宮

至月反巒音鸞難音艾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崇黎宮

三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西馳宣曲張揖曰崇黎宮

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

明池濯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

也濯音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掩細柳郭璞曰觀名

直孝反豐水西北也

南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省略也觀鈞獵者之所

也郭璞曰平徒車之所閭轅郭璞曰徒步也閭踐騎

得獲其多火也

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與其窮極倦

欲驚憚驚伏郭璞曰窮極倦也驚憚音丁曷反驚音

不被創刃而死者心藉藉郭璞曰言指坑

不被創刃而死者心藉藉郭璞曰言指坑



之漢不被創刃而死者亡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墳阮濤谷

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平也彌亦滿也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顯

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也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

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也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賦名也

之虞以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縣鍾也

鼉之鼓以秦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

鼉皮為鼓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為字誤耳古今人表有

為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

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悶筋骨縮朒不達故

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

也秦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像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謗不覩古今人表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宗



三人持半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

奮五穀五曰敬天帝六曰微帝功七曰依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

蕩波郭璞曰波巴俞宋蔡淮高干選師古曰巴俞之人

周之亮平三秦美其功為後使樂府晉之因名文成顛

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聚其民能作西南莫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守也其音則

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

鏗鎗闐鞀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音也

切衡反闐音託郭璞曰音託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音託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

之至於海南乃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音託鄭郢續紛激

為三象樂也



楚結風

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鄢楚都也續紛舞義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

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

於前

郭璞曰言恣所觀也

靡曼美色於後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

若夫青琴

處妃之徒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妃洛水之神女也師古曰處濱與伏字同

絕殊

離俗

郭璞曰世無美也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蕤約

郭璞曰靚莊粉飾也

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嬛輕麗也

蕤約婉約也嬛約也

蕤鏡娛娛媼媼

師古曰媼媼曲也媼媼柔屈貌也

音武麗即麗字耳

曳獨蘭之榆枻眇闔易以恤劑

日榆枻榆也枻棹也郭璞曰獨蘭一蘭綠也便媼整脣美



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色芬芳溫馨

酷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皓齒粲爛宜笑的皦郭璞曰鮮明貌也

長眉連娟微睇歸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藐藐貌也

視色授魂予心愉於侯張揖曰侯與也師古曰愉樂也於是酒

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也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

也似若有亡師古曰有失也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

聞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

也時休息以於此郭璞曰謂沈圖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

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師古曰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

以謗言長隸師古曰隸讀曰隸關開也邑外皆遠而自墾也



以贍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隕牆垣塹師古曰

音徒回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實陂池

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佚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勿亦滿也勿勿言廢

罷之也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

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猶筭也歷襲朝服乘法駕建

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在游于六藝之囿馳騫乎

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觀

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藝也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

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也弋玄鶴舞于戚郭璞曰

嘉靖八年刊



斧戴雲罕擗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

也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樂樂胥詩云子

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

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智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智

之人使在位也脩容乎禮園翽翽乎書圃師古曰此以

之嘉辭以代游獵之娛樂述易道鄭樵曰脩絜之術放怪獸張揖曰先守

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

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

風而聽隨流而化熒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熒然猶熒

也於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

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若此故獵乃可

也吳越項高辛堯舜也錯音十故反

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元士卒之



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

精師古曰罷讀曰疲抗挫也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

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衰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

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

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

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

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即亡是

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

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



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優其意矣

其意矣夫



喜出甚大然

第二十七上終

前漢書五十七

前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前漢書五十七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師古曰行取

中皆西南夷也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

餘人用軍與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

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來入朝觀豫享祀也

移師東

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師古曰南越為東越



越蒙天子德惠故道大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真職

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古師

曰喁喁象口向也音魚龍反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

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

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興衆之制也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

之士聞塗舉燧燔孟康曰塗如覆米奠縣著契鼻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旅則燔然之也

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也流汗相屬



恐居後師古曰屬遠也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蜀異主哉師古曰謂編戶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折

中分也白藏天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其忠敬居位甚安

侯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楚甲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

也謚為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迹也終以恥及父母為

壽考人年刊  
行集傳二二  
二



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

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誠信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師古曰讓二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

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

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論悲遠所谿谷山澤之

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咸諭陛下意

毋忽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南夷道發也蜀黃漢卒作者數萬人台道二載首不



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

士卒多物故

師古曰物故死也

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

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

古曰笮音才各反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

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

通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

師古曰異時嘗通為郡縣矣

曰異時猶言往時也

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

曰南夷謂越嶲益州也

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師古曰傳音張應反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蜀人以為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

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

與尚公主同入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乃厚分

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師古曰斤開廣也西至沫

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分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張

曰徼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通

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反通

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

橋也水山作

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



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且因立其使指令

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

音於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於是乃命使西征

隨流而攘師古曰攘卻退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

反因朝冉從號定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

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辭畢進

嘉靖八年刊



曰師古曰辭謂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師古曰罷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

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

也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僃

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仁者

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

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

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鄙人固陋不識

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

不也谷也業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知也言儀



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

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師古曰觀見也音構余之

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請為大夫

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元始也

曰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

難知衆人懼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

沸出汜濫行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

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

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而

嘉靖元年刊  
前集卷之三下  
五



百選集卷之二十一

天下未嘗賞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

躬減餅朕無朕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戚湊理也孟康曰朕彘膚皮也言禹勤餅

朕無有彘毛也師古曰朕音步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

泱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泱徹也下茲猶言今茲也且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握蹠尚文牽俗師古曰握蹠局陘也不拘

也蹠音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

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欲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師古

也音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

德於地是奠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

地四方謂之六合今四曼字行允血師古曰曼字漸漸



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師古曰浸淫猶漸漬懷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

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報之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弑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死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索係之故

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已謂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張揖曰

身也怨者之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張揖曰



夫也戾之沉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集仰

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故乃關沫若張揖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微祥

柯鑿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鑿謂疏鑿之以開道也創道德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

使疏逖不閉師古曰逖遠也言斷遠者不被閉絕也習爽闇昧得耀

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

業師古曰陵夷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



業師古曰陵夷謂流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師

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

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

之中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

咸五下登三師古曰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五之上也觀者未覩指

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而羅

者猶視乎敷澤師古曰澤無水曰敷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

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物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并喪失其來意也喟然

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信也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勞請以身先之敞固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仰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二十一  
六



也其後人有止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

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者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

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當稱疾間居不

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歷原是時天子方好

自擊熊豕馳逐搏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

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次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

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

地師古曰李廣曰猝謂暴疾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屬車八

九乘秦被九國兼其甲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



中九乘秦絳九國兼其中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與不及還轅人不暇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

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也銜檠之變言馬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緊

况乎涉豐草騁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墟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



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古師

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

也故鄣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

近堂邊外自恐墜墜耳非畏欄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

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

仁世行失師古曰且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閹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也其辭曰

登被施之長阪兮坐入會宮之嵯峨蘇林曰坐音馬兮坐

亞也師古曰會重也嵯峨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

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隍隍即磻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

江隍反音巖巖深山之懿懿兮通谷簪手鈇鈇晉灼曰鈇音籠古

字也師古曰懿懿深貌也



字也師古曰澁澁深通貌德音呼活反汨疾貌也鞞然輕舉意也以未逝

今注平阜之廣衍師古曰汨減疾貌也汨音于筆反或音域鞞

合反先觀衆樹之翁音烏孔反蔓音今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翁蔓陰

愛音烏榛音劄申反東馳土山今北揭石瀨師古曰揭塞

而淺水曰瀨音反強節容與今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今亡

國失勢信讒不寤今宗廟滅絕師古曰信讒烏乎操行

之不得墓蕪穢而不脩今魂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為孝

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

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僊音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

成也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

嘉靖八年刊



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者為之

飛俗書本作傳字辨也後人所疾耳

形容甚臞

臞也鍾句此非帝王之僂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今在乎中州

今曾不足以少留

遠游也音立例反乘絳幡之素蜺今載雲氣而上浮

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以建格澤之脩竿今

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

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脩長

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

總光燿之采旄

張揖曰旄葆也師古曰葆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

也垂旬始以為慘兮

李奇曰旬始氣也

為十二旒也師

申雙星而為鬢

張晏曰鬢燕尾也

古曰慘所銜反

鬢星綴善旒以為燕尾也

也



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

荷托以招挫荷托曰荷音依倚反托音年纏反張揖曰

蕭音搵攬捨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網張揖曰彗星為

旗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網網也以斷虹為旌杙之

反屈其勿反紅杳眇以玄濬兮焱風涌而雲浮蘇林曰

自絳幡以下眾氣色盛光采熠燿幽藹炫亂也師古曰

如焱風之鬪如雲之浮駕應龍象輿之蟾略委麗兮

言輕舉也焱必逆反

赤螭青虬之蚴蟉宛延文韻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

反蚴其行步進止之貌也螭於縛反麗力爾低印天矯

褱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躍以還卷張揖曰摠直項也驕

嘉靖八年刊



也隆窮奉暑也躩跳也連卷

音屈躩居召反躩五到反躩

蝮乞以怡疑兮張揖曰沛艾

反趙古有反夔火勿反乞魚乞

五吏反夔魚吏反怡凝又音

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

張揖曰躩躩互前也鵠

鵠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

字也麗力爾反蝟偃卷休

也梁倚相着也師古曰

盧鈞反休音黜臭丑若反倚

路兮張揖曰糾蓼相引也

五到反踏音義蒙踊躍騰而

音莫孔也師古曰蒙

奔走也師古曰蒙

音莫孔也師古曰蒙

音莫孔也師古曰蒙

音莫孔也師古曰蒙

音莫孔也師古曰蒙



然雲消

張揖曰位颯飛相及師古曰位音利颯音

也非歛走相追也邪絕少

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

求此極邪度東極而升比

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

謂若士也互折竊窈以右

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

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

靈圍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

控光張揖曰控光北星使五

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

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

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

師古曰令太一反其居而便陵陽侍從於巳左玄

冥而右黔雷兮

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羸而

見之或曰水神也

前長離而後喬皇

服虔曰皆祥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禮樂志

商音以

廡征伯僑而役羨門

兮詔岐伯使尚方廡役也

嘉靖九年刊

前集卷二十二

上



張舞曰海濱仙人王子喬也

高也尚主也或伯者黃帝太

征伯喬者姓征名伯喬

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

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

古曰蹕止行人也

舞禦也氛惡氣也

歸古曰絳合也合五采雲

以為蓋也絳音子內反

南娛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

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

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

錯兮雜選膠輻以方馳師古

也湛寺徒感反選蚤擾衝菴

音大合反朝音葛

其相紛挐兮滂滯決軋麗

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

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

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

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

美門得石山上仙人美曰

醫焉使主方藥也師古曰

非王子喬也郊祀志祝融

征謂役使之非也

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

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

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

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

之佐也鳥身人面乘

從行也娛音許其反

張揖曰崇山秋山也海外

經曰秋山帝堯葬於其陽

葬也師古曰

故曰九疑

紛湛湛其差

曰湛湛積厚之義差錯交

雜選重累也膠輻猶交加

其相紛挐兮滂滯決軋麗

滂滯衆盛貌決軋不前也



以林離張揖曰從樹入貌滂滂衆盛貌決決與不前也

相勇反駟反駟音女居反滂音普即反滂音普備反決攢攢羅音

列聚叢以龍茸分衍曼流爛侈以陸離張揖曰侈衆貌師

古曰龍茸黍貌流爛布散也侈自放縱也離音爾反徑入雷雷

室之砢磷鬱律分洞出鬼谷之堀壘歲魁張揖曰雷室雷

也鬼谷在崑崙共直北辰下聚鬼之所聚也堀堀壘歲魁音

耕反堀音口音反音音音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堀度九音

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音

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音

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音

嘉靖九年刊

前集卷二十二下

十一



杭船也絕度也浮者泥沙中

酒也流沙沙與木流行也

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

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

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

本無水也奄息葱極汎濫

言絕度浮者乃流沙也說

音下郎反

水娛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

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

琴使女媧鼓之焉時若曖

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

得道以落大川

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使也張揖曰屏翳天神

字飛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

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

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

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

沕音勿荒

直徑馳乎三危

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

音呼廣反

排闥闔而入

帝宮兮載王女而與之歸

至下三危也

排闥闔而入

張揖曰

張揖曰王女青

登闥風而遙

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張揖曰王女青

登闥風而遙

張揖曰

山在崑崙閭闔之中遙也低徊陰翳以紆曲兮



山在崑崙閭闔之中遙遠也  
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

吾乃今日覩西王母鬢然白首  
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

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七首里西  
髮鬢然白

首石城余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  
主為西王  
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

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  
必長生  
漢代謂之華勝鬢音工老反字或作鬢音學

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師古曰昔之談者  
或以西王母為仙

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  
回車竭來兮絕道  
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  
東南二千三百里也

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  
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

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流瀝北方夜半氣  
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瀣謂

嘉靖九年刊  
行真事二二下



壑咀噍芝英兮噤瓊華張揖曰芝草也藥而不實謂之英幾食也

沙瀆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噤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噤

音機又音析 傑稜尋而高縱兮紛瀉溶而上厲張揖曰傑印也瀉溶竦踊

也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

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滂淠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

滂雨故言涉也將雨故言涉也騁游道而脩降兮驚遺霧而遠逝張揖曰馳

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

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

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 遺屯騎於玄關兮張揖曰玄關軼先驅於寒門師古曰

音銀 崖也 遺屯騎於玄關兮張揖曰玄關軼先驅於寒門師古曰



師古曰寒門北極之門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貌

嶮廓而無天師古曰嶮音遼視眩泯而亡見兮聽啟悅

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

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飄飄有

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想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

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及

今去已存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

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

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嘉靖九年刊

竹葉

十一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穹生民

師古曰肇始也顓穹音天也顓言氣顓言也

形字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

歷選列辟以迄乎秦

師古曰選選也

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

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武也聽逝也言循履近

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風謂着於雅頌者也

紛輪威

黜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張揖曰紛輪威黜亂貌

繼昭夏崇

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

七十有二人也 固若叔而不昌疇逆矣而能存

應劭曰固無也若順也叔善也

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

詳不可得聞已

師古曰詳也

五三六經載籍之

是可見也

皇也

帝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師古曰元首明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百莫賢於後稷



師古曰元首君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

也。股肱大臣也。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

大行越成。文頴曰邛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

德大行也。師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

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然無異端，慎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無所定故執迹

夷易易導也。師古曰夷湛息，庀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

也。洪音大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師古曰

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是以業隆於強，保而崇冠乎二

后。孟康曰經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

嘉慶元年刊行



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候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

有殊光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

猶躡梁高登大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滄泉

汾潘曼羨師古曰逢讀曰羨言如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汾潘曼羨盛大之意也汾音勿潘音聿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上暢九垓下派八埏服

日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敷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沂流也契地之入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

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言和氣橫被爾陝游原迴闊沫末孟

武節焮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爾陝游原迴闊沫末孟

日爾逝也原本也迴遠也爾廣也沫浮也恩首惡鬱沒

闇昧昭晰師古曰始為亞者皆得光明也昆蟲闔澤回音

內文類... 首善... 然石... 闔澤回音



內文穎曰割解皆樂也師古曰置讀曰凱言然後爾雅圍騶

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死

瑞之導一莽六穗於庖師古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

犧雙貉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帝

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召之中至

千歲不招羣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

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昔黃其何不

來下余吾溼漉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言招致羣黃及乘龍於池沼鬼神接靈圍賓

耳乘音食豎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鬼神接靈圍賓

於間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

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奇物譎詭倂儻窮變歛哉符

真寶金方

奇真事二下

六



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

燎應劭曰梳舟也休羨也師古曰燎祭天也微夫斯之

為待也以登介丘不亦慰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

禪不亦進攘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

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

攘也師古曰攘古讓字故先進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諫文穎曰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德牟往初功無與二

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

相續而至不獨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祭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紀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帝垂恩儲祉將以慶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禮陞

下謙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摯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應劭曰摯純也缺闕也如淳羣臣慝焉師古曰慝

悞也音或謂且天為質開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

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張

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天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

時之榮畢出而絕者則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

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

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勅功中岳以章

嘉靖九年刊



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

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

禫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

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猶兼正列其義

校飾厥文作春秋一執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

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校除將

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為七也俾萬

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未保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編宜命堂故悉奏其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堂故悉奏其

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大常官屬主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

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其所請也沛音普大反俞音踰乃遷思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

以下三章言符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

應廣大富饒也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甘露時雨歛壤可游師古曰

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

不育也參音山嘉穀六穗我穡曷蓋李奇曰我之稼匪

唯雨之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也布

嘉穀精十二年補刊 尚美專二二下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

今矣不邁哉師古曰疾何也邁行也股股之獸樂我君圓

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黼黻也股字與幾同收

收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收收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收音旻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厥

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

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濯濯之麇游彼靈時孟冬十

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直角反大雅靈臺之

馳我君與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帝也以此祭

天既享之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采色玄濯魚丙軍皇師古曰玄讀曰核



文頴曰起至  
德而見也  
采色玄耀煥炳輝煌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頴曰陽明也師古曰黎丞衆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頴曰天

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以

封禪文頴曰寓寄也禪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執觀之天人之際已

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

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

祗師古曰言君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

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改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

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對于太



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

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言見

弑死而經不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入卦以通神明

書隱諱之也有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小雅譏小已之得失

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師古曰小已者謂

卑少之人以對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詞異師古曰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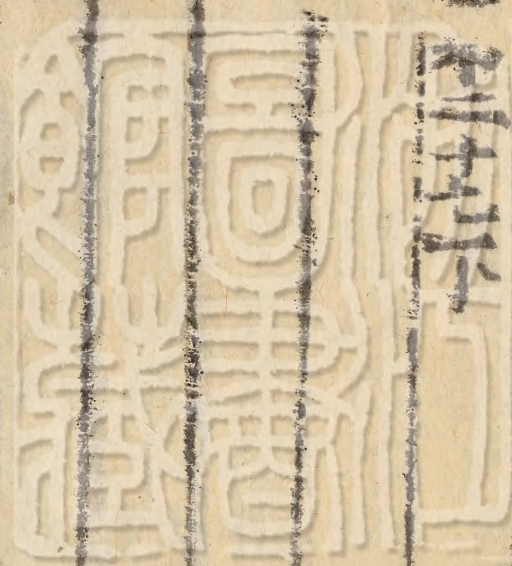
讀曰諷次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師古曰奢

下亦同



音等儉之猶騁樂之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以也  
亦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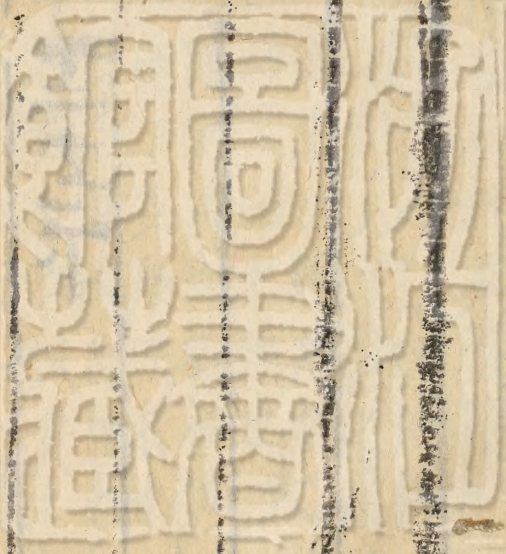
司馬相如傳卷之二十一



司馬相如傳卷之二十一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前漢書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前漢書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前漢書五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羊海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

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

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

病謂移書言病也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

時吉禾興朱中不生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也麟鳳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二十八



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浴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第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坊則微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

夷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

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

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

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

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

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言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

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刑率以正而遇民言也



為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位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

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

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

下則羣臣遠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罰當罪則姦邪

止當當賢則臣不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

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

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怨使此有天下之

嘉靖六年刊 尚其專之十八



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兒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

義奉幣而來朝比和之氣也臣聞之二者愛也義者道也



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

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

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

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奪

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

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

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

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

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



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

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

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

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鑿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

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由又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

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

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三十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

而定雅陛下之所志師古曰治書卷六天子子以冊書其



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天子以冊書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師古曰與與周公賢弘對曰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異心心曉然見治道之

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

服習之主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

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金石者不累月夫

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

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

弘視焉還奏事成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

加純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

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師古曰

黯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

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

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華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常

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

母年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山大夫大夫侍又東置



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  
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於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知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弘廼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

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

曰釣取也言若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

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  
 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  
 先是漢帝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  
 嘉光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  
 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襄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  
 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  
 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婁字也弘自見為  
 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師古曰開者小門也東向明之避當與參謀議



延賢人

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山又官屬也與參謀議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師古曰才脫粟也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

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

寬內深

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害也

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

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

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使人由臣子

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

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仁



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處其

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也知耻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

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

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主任賢序位量能授官

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

從軍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

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加有負薪之

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漢乞骸骨

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

石武師古曰石亦上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無幾獲



右武

師古曰右亦上也  
禍亂時則上武耳

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

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

師古曰惟思也

知謂知治道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

師古曰朕常思

此不息於心也

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

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

言何憂於疾不止也  
盡記曰疾止後初也

以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德也今事少間

師古曰間言有空  
原也間讀曰闕

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

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

師古曰繼踵不言相踵也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

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繼踵其室屋也

嘉靖八年刊

何養厚仁

二



曰虛至賀屈登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

悼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

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

城且先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

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

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

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法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

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

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是為適者師古曰適讀曰嫡爵關

內漢書卷二十一



內侯食邑三百戶天下無雙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

曰脫身謂引身出也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

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

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

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使者曰苟子何欲

師古曰言子苟如此

式曰天子誅匈

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



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

臣師古曰軌亦法也

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

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

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無以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蘇林曰外繇謂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

式又

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

師古曰匿藏也

唯式允欲助

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曰第

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

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坐



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也

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屨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而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

猶是矣以時起居慈者輒去師古曰去除去也毋令敗羣上奇其

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縵氏令縵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

最師古曰為縣今而只止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

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

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

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

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

嘉靖八年刊



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

詔引

余天下不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

師古曰奮憤激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

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齊相雅行躬

耕言其行雅正也師古曰

隨牧養奮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

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不為利惑且者北邊有興

師古曰日者往

謂發軍

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志率齊人入粟

師古曰歲惡猶

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

今又首奮

師古曰為首而奮厲也

雖未戰可謂

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作石慶為御史大夫式

既在位言邵國不便鹽鐵而船右等可罷上由是不說

武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殿秋為太子太傅以兒



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賦秩為太子太傅以兒

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平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

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時行貨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

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廷尉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

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然儒

於武師古曰儒柔也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

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



謂不習事不署曹

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

之除為從史

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之北地視畜數年

師古

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解牛羊

還至府生畜簿

師古曰簿謂文詳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

掾史莫知所為

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去成讀之皆服以白廷

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

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

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

師古曰鄉讀曰

鄉

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

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

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以勸農業



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

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師

曰溝洫志云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平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

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

也軼是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收租稅

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

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師古曰繚屬不絕繚索也

言輸者接連不絕於相屬也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

嘉靖八年九月 介真專二八



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  
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秦  
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程羣元

張晏曰統察揖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  
惣覽也揖當作輯師古曰輯揖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

禪五瑞是也其字從  
木瓚曰嘗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

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

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  
之享薦也以

非常禮故  
經無其文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  
開散合閉

也開閉於  
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

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  
猶中也非羣臣

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



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

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

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

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師古曰

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

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樂各有等以承嘉祀

嘉靖八年刊



為萬世則天下幸其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

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來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地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

肅始之辭也大元太初歷也本謂白麟寶鼎之屬也

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

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

為天所享也光輝充塞天文粲然也粲然明見象日

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自白臣寬奉觴再

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

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

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

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楮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又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居位九年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師古曰易

漸對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

等皆有鴻之物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特焉能致

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艾府庫

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

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



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按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彈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

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

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礙也言其

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亂不可考校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

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  
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

師古曰次  
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終 前漢書五十八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五十八

十四







張湯傳第二十九

前漢書五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冗守舍師古曰稱

其尚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掘重得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連也若今之追送赴

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立刑罰之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

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

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天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

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嘗擊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

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原勝也調茂陵尉師古曰調

何真書二十九



為此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

宮也言斤上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

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坑白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

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吏薦

禮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當誅上以為能遷太

中大失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

曰拘於祀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事禹

師古曰事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

之如兄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

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及列九

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



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  
非其中心故云浮也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

傳古義師古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

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師古曰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言平必奏先

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師古曰著謂明

書之也寧獄訟之要也書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

有於讞法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摧按也師古曰鄉上

意所使師古曰請如天子責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為

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責臣臣帝用愚抵此蘇氏曰坐

罪臣瓚曰謂問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

為此奏師古曰問謂其欲薦更揚人之

嘉靖八年九月



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師古曰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

往釋湯所言師古曰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

臯上裁察蓋為此人奇也於是上得湯此湯至於大

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

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師古曰造至請也請謁問也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

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

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

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

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

此類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

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

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羈其事皆令利

入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

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幸也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時師古曰時時也論事既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

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

嘉靖八年刊



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於是痛繩以鼻自

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害病上自至舍視其蔭

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博士狄山曰

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高

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

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諸

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

曰說景帝之身更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

國以空虛邊大困益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

此愚心極而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許忠



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  
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

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傳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師古曰傳士之官故呼為生也郭謂塞上要險之

為郭蔽以扞寇也郭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

也下吏曰能遮遺山乘郭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

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師古曰震動也驚失湯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

曰為小吏之時與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

同甲為錢財之交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嘉靖八年刊



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  
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  
不能為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在中  
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

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日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

怨之謁居病卧問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

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

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

死事連其弟第繫道守官師古曰導導也以立擇不故曰



死事連其弟第繫道官

師古曰導擇也以主擇不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

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湯亦治它囚道官見謁居弟欲陰

為之而陽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

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

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

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淳如

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

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

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



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

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用

相易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剛暴人也官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

師古曰言舊在湯上

已而失官守長史訕體

於湯

師古曰謂拜伏也

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

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

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

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曰湯且欲為

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服虔曰居謂儲也

及它

姦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也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

益居其物

師古曰益多也

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湯不類也

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言亦奏謂作事上以湯懷詐面



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宜亦奏請片事上以湯懷詐面

欺使使八輩簿責湯師古曰以文簿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

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

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為師古曰

曰言何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

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

昆第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

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

嘉靖八年刊



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復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

中給事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為行

師古曰篤厚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父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歲以康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  
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  
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  
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  
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  
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  
德明息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  
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  
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



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室  
宣言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

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定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

萌謂變故未生者也重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

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

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天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

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

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

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

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衣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上笑



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衣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則上笑

曰君言恭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安世

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

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

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

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已內憂矣師古曰忌

之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當相坐安

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

其意安世竄恐師古曰竄益也職典權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

漢書卷八十九 霍光傳 第七



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後書言病也

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真

議也嘗有所為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豈能豈

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道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復不與相見

存即功高不謂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

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

世外陽距之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

而實令其遷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

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為光祿勳即有

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



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

邪師古曰反如何以小過成罪即淫官婢婢兄自言安

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師古曰適其隱人

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

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

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

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蠶腐刑也

而早成故為密室蓋大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後為掖

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

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

嘉靖八年刊



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  
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  
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

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意

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師古曰身死後  
封故云封冢也賀

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  
養以為子彭祖又

小與上同席研書抽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

辭賀封又求指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口吾自為

掖廷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

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

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



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

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

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

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

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

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

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

也師古曰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靈光

嘉靖八年刊 前集卷二十一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

年春安世病上䟽歸疾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

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

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閭反薄朕忘故師古曰薄猶嫌

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

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

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差菑予戟幢也麾車弩介

士謂甲士也菑挿也車皮篋盛弩也菑音側事反車音服送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

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

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

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

以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

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湯有罪勃

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

妄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

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

言以驕奢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薄葬

致禍也

嘉靖八年刊 行集厚二元 十一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

師古曰元帝妹也

薨子放嗣鴻嘉中上

欲導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

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

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

服處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

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

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

師古曰柞與柞同關鷄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

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

曰以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

大夫方進師古曰薛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



大夫方進

師古曰薛宣翟方進

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

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

戕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

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詎使者不肯內知男

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首監景武強求不得

孟康曰

主樂人也

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恣

樂府游激莽

師古曰樂府之莽名莽

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

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東長吏子弟斫破

器物宮中皆焚走伏匿

師古曰莽古莽字

莽自髡鉗衣赭衣及

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

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



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

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

罪名雖

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

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

之心止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

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

年日

蝕師古曰此煩也

故久不還放蠶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

放歸第視毋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

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

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

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



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  
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  
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詣大將軍  
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  
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  
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  
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  
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三張氏親  
近寵貴比於外戚故子孫絕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  
度故事有敬侯遺詞王莽時不失爵漢武中虛位至大



司空夏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  
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為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還不言故

闕焉如帝自臨國身錄焉為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

數十略云南陽張人易等五鹿充宗能屬文情漢興

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

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

贊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卷終

前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前漢書六十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

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

也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

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

而凶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

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孟康曰擠音濟師古曰擠墜也土所欲釋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法

律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

嘉靖八年刊 行集卷三十一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

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至時而為是也

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

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師古曰舉首也言郡吏太府獄

事皆歸廷尉也太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遠證案

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

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以掠笞

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又逃亡不出至於

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

抵誣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



抵歸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

詆誣也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

以文致之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

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

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父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

為郡守家些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

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

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

中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

各二人嘉靖八年刊



擊元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

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

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

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文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

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適匿為隨者也孟康

曰言桑遷但隨即師古曰重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

坐耳非自反也

戰其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



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

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

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

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

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

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

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

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師古曰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

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

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



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

師古曰言故

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以為丞相父故及先帝用事

師古曰言在位已父是為故舊又嘗

及仕先帝而任事也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

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

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

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

先以廷尉少府弄法輕

重皆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

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

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先言年歲比不登

師古曰不登也

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持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



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

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光納其言舉賢良議

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則然後奏言可官試者至為

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

至也言事之人有甚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

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

年與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

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

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



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穎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

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音在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在侯表及云使以樂成三者不同尋史

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使耳皆封侯元上延年為人安和備

於諸事皆明習也又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

事申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

子萬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

子萬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



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

相魏相奏延年素肯用事官職多女媿遣吏考案但得死

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

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

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此於諸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

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

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

其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坐計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

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



年蓄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

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

駟者畫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謚曰敬

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

奴文讀曰趙充國也臣譜曰征蒲類海故以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廡

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

月封具獄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

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米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

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

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八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王而且取知夕石



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並俱以字子夏

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

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毀為小冠高廣射二寸

師古曰射與纒同古

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

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

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

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間讀曰困欽為

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



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

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之制也欽故舉斷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

也窈音了了反窈音徒了反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

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

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

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

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失讀曰

快侯與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逸同 佚與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

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

心師古曰問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中生蒙無

罪之辜師古曰蒙亦破也今聖王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

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死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

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

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叔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

代法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

色無節則致損小亦之作可為美心張晏曰韓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

嘉靖六年刊 前美傳二十 二



太子在堂而立伯服也師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

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言直用反詩云殷監

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猶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

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

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

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父師古曰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

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

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思之



女幾以配上

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翼

忠孝

之篤仁厚之作也

師古曰作謂作詩也

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

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

師古曰今易無

此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

來今則吉凶同萃搖易之則民心惑

鄭氏曰卒急也

若是者誠

難施也今元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

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

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

師古曰信讀曰申

還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

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

明天子新即位立法制

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遠



李奇曰遊難也師言曰遊與去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

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

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

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

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

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

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

曰乘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不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

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强大之國三垂蠻夷

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北也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

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

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

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

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

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工事享百年之壽殷道

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

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笑惑



為之退舍

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章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熒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

感為之退舍景公

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恩天變何

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

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

簞道親二宮之饗膳

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

之言也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

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

以奉淫侈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

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

謾之人而遠公方

師古曰方正也

信讒賊之

臣以誅忠良賢俊

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

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

論語稱周公

以用也不使大臣怨乎不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



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

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

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

欽愚讜言不足采其衷上憲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當世

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

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

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

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三十一



義恕以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也恩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泣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

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

行孝終始不備而患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

考功能於官職遠觀其所舉富觀其所子窮觀其所不

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

師古曰所為主

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度哉

師古曰度臣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

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

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

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

為師古曰長謂崇也孔子曰惡紫之衣朱師古曰朱也



偽師古曰長謂崇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

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告世治之所務也臣竊

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

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

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

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庶咸說繼嗣

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

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即復以病免徵詣大

嘉靖



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欽慮也數稱達名

士王駿章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章安世章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

延世即成帝時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

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从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

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

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

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

敵有旦莫偃伏之憂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旦夕心不介

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任信開

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三事之跡相去



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官上怒乃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

各數百歲若合符節其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

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

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

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

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

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

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轉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

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

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



退之分絜真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也非主上所

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

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

於宣就封于齊鄭展曰詩言仲山甫祖齊猶嘆息未懷

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

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

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

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留此毋得遂唯將軍不為

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

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

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



究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  
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  
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  
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  
坐言事也如是寒事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  
謂引事類以  
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  
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為且因章事舉直言極  
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  
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  
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  
將助也  
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



人欽允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

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

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

陽侯立與業書曰誠恐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

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自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

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

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

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

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

師古曰假與長厚善而又無死心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



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

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師古曰信報驪馳恣皆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

即報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

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王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

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人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

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

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

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

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

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陞



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

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

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

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當獲

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

獲大利師古曰幾幸昭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

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

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也二者皆在

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

福阿黨所厚排擠並入後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已心師古



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

橫陵厲也欲以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

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

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

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示天下反

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師古曰

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

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

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愆故許

嘉靖八年刊  
可美專三  
七五



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

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孺也皆老被

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有謗於海

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

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以義

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出世師古曰言

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

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

笑師古曰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



笑師古曰笑音鮮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

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太后為帝太后大

司空師丹等劾宏諛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

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

為太常歲餘左遷上當都尉會同隸奏業為太常選舉

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

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闕略師古曰闕略謂寬縱

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

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

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器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

立朝相與提衡臣贊曰衡平也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

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

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曾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

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

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闢睢之見微師古曰

曰闢睢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

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師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陰音菴

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互反戲亦險也稱朱博毀師丹

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桂周傳卷第三十終

前漢書六十

桂周傳卷第三十終

前漢書六十

十二



前漢書六十一

前漢書六十一



前漢書六十一

前漢書六十一

前漢書六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前漢書六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也建元中為郎時

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氏音支以其頭

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榘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

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榘晉云獸子皆非也榘蓋即今之偏蓋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

獸子製器所以漉便者也榘音蓋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

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能使者

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

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俱出

塞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

三傳八年刊 卷之三



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

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

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知其道里多少故

以日數言之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

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

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騫從月氏至大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



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

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

留歲餘還

並南山欲從羌中歸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

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

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

師古曰疆

力言至

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

大宛六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

子言其地形所有

師古曰土地之形及土生之物也

語皆在西域傳騫

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贊曰邛地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



經布也師古曰平竹枝大皆謂之無假多問安得此大

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師古曰一名天篤則浮屠

朝是也師古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與大夏同而旱

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師古曰

也計大夏去漢萬二千里石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

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

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



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謂

日設施也施之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

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

然廼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駮出柞出徙邛

出夔師古曰皆夷種名駮音尤柞音皆各反徒音斯夔音滄北反皆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閉氏柞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雋昆

明師古曰雋昆明亦皆夷種名也雋音完雋反昆明之屬無君長言寇盜輒

殺略虞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

滇越而蜀賈聞出物者或至焉服虔曰滇音與滇馬出其國師古曰

位市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

嘉靖八年



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謂經略遠之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

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

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新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

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

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臨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匈奴音步浪反

奴時有倂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

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間烏

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數

國也... 大月氏... 攻殺... 其



燿聞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

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

草中張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

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

為求食遠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

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

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

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

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盡會單于死



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

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

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

遺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劉敞曰遺字當作遣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

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

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

曰為騫之副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

而各令持節意指曉告之師古曰以天子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

數千人馬數十匹報謝天今大宛漢知其貴大騫眾譯為



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

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

願與其人俱來其國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

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

謂孔道也而西域傳也李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

信也曰質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

書易易言以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

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

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巨賡曰今居縣名也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奩

嘉靖八年刊



蔡蔡 軒條支身毒國

李奇曰：軒音許，服虔曰：蔡音張，條音下。五國皆西域胡也。蔡音即大秦國也。張掖、渠犂、臨

下五國皆西域胡也。蔡音即大秦國也。張掖、渠犂、臨

罪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

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音也。所齎

也音甫。其後益習而衰少焉。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

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

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犂柯

越，嵩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按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按

至大夏也。廼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皆復閉

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開。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

有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塞開外。



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竒怪利害求使天

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

而遣之子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

其道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

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

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克使也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今立復求使使

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

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

皆私懸官齋物師古曰言所齋官物欲賤市以私其利

嘉靖八年刊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  
利多者不盡入言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曰蓋使言於外國  
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

漢使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師古曰空  
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

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  
利不計則為害皆在城

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

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

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

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

應劭曰外大如一二石鑿也眩相詐惑也鄴太后時西  
夷擅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

道不可施行後歲日尚書陳忠案漢書乃知此宗時



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  
琴許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  
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鑿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敢讀  
與幻同即今吞刀寸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  
也本從西域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  
來鑿音窳

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燕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昆侖云是特上方數巡狩海上通悉從外國客大

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

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氏音下禮反聚都邑人

今觀看以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

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魚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



更去師古曰遠互來去前後不絕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

謂以禮焉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

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數者

也建孰美語如成就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歲

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

國者為少從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

者色空進成孰之言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使

壯士車令等待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

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土我遠而

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

敗言每自死亡也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

其惡曠者也數有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生性而絕邑師古曰道處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



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近道處也

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

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死

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如淳曰罵

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

死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

者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

使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

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

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

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對其兄弟

廼以李廣利為將軍

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



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

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

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士財有數千皆飢罷師古曰財與才同罷讀曰疲攻郁成

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多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

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

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僅可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

且本下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死願且罷兵益



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

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

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公卿議者皆願罷

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未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

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焉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

使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

鄧光等師古曰案其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赦囚徒使

日師古曰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

日師古曰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者食及私從

嘉靖八年刊



讀曰牛牛萬馬二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

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

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

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無叙其事也一

攻而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

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而發天下七科適

讀曰適七科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人徒相連

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

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

行言無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

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

殺漢使師古曰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

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

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死大

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



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

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

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今貳師

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

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

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

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由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

宛責人之故時遇漢善老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

昧音末之與明並而一宛能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



曰昧音本末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

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音千曷反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

道諸國也食讀曰食分為數軍從出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

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

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一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

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

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

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突出

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威

將軍師古曰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今生將卒失大



事師古曰卒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

部師古曰卒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

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

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諸所過

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

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

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師古曰

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

過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

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湏以西

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湏國名也文選



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

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

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

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

險又沂河也并音素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

罽陳於闐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

成王者趙禹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

夫上宮策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古

昌多音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二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古

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誌言以罪請士

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伐宛再反師古曰言

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

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鄯居水師古曰鄯音質兵敗降匈奴為

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

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

效字因解為不蓋夫之



效字因解為不  
效蓋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終

前漢書六十一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三十一

三

丁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前漢書六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大水配也水

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

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

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

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當宣王時官失

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

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晉中軍

隨會奔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

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

氏因入少梁則必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虞公時

嘉靖八年刊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嘉靖八年刊



已為言邑封年萬矣既非別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

國不得言奔未詳卷之所說或在衛或在

梁國也為秦所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

趙或在秦其在衛昔相中山張晏曰司馬相在趙者以傳

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音來頓反荆贖其後也如淳

客傳之荆贖也師古曰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

荆苦怪反贖五怪反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秦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於是惠

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靳師古

折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靳與武安阮趙長

平靈文穎曰趙孝成還一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

西十里師古葬於華池師古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

斷孫曰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荆贖玄孫



斬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

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

趙將司馬印是知諸侯之相王土印於殷師古曰項羽為武臣之將也

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

反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

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

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

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都師古曰即律歷志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晉

所云方士唐都者



道論於黃子

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太史公往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

師古曰諱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諱音布肉反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

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各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師古曰言

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

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

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擬

也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

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師古曰言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循師古曰言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矣

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然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

萬物師古曰澹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

反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

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度

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捷嚴



君平日折關破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出聰

二義並通捷其偃友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

明如厚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日黜聰

日黜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神形蚤

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

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

禁謂月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

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飯土

簠歆土刑師古曰簠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

反糲梁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藜藿之羹夏曰葛木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

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是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

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

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名家

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及其意剽決

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

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也無不為者功利

大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

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

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也師古曰守者道之常也因者若

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若平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君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

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克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廼不生賢不肖

自分白黑廼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冥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

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

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

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

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

嘉靖八年刊  
向漢書卷三十三  
五



其中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

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

稽九疑山有九峯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耒耆入江北涉

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

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院困蕃薛

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

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以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

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而謂周南者自陝

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

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

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

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

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

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



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  
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棄  
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十歲之  
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  
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  
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



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  
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

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

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帝胃鑿與匱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

五年知通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

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禮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

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大夫壺

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

曰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

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

曰是非非謂本其得失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

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

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

道言也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

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乎

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其指數千

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數千  
十一 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萬釐謬以千里故陸



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故臣

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

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

也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禮

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

則已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



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  
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  
朱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  
所為禁者難知虛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音灼曰唯唯謙應也否  
否不通也師古曰唯也  
矣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慮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  
慮讀與  
伏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

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

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

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

其官廢明聖感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大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

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羶師古曰羶係也繼長繩也羶音

力追反繼反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

音先列反  
嘉靖  
卷之  
一



而深惟曰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

曰隱憂也惟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

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此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

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詠是也白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

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

或於日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一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

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

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

十孝景本紀第十一八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十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年表第

四漢元帝年表第三十八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十八惠景間功臣



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木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



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

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

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

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

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毋五

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問反孫子

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

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

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



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  
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  
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  
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  
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  
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  
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  
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  
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  
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  
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  
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  
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  
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  
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  
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



賈列傳第二十七傳靳黈成侯列傳第二十八師古曰

周繼也 刪音普 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李布藥布

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

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

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

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

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

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  
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  
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  
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  
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板圖  
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  
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字彬彬稍造詩書  
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日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想繼纂其職師古曰

撰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與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姑以念哉罔羅天下放

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頹飢衰論考之行事略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並有十二本紀既科條

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

辨故作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

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一家也老子言車三十

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成歸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

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



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傲儻不令已失時

師古曰傲儻大節也傲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

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傑謂學不下懷傑李奇曰藝協六藝也師古曰李說訛是也藝古藝字

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臧於山者備

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埃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埃遷之

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

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

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

存日本無兵書張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嘉靖八年刊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

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曉俗人之言而流功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

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

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

告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

之又令誰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

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計以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夫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定復為琴耳何則士為

知已用女為說容師古曰業大賞也野缺維



知已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悅

僕大質已虧缺雖材

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曰隨隨侯珠

終不山伯夷也師古曰

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

書辭宜答師古曰

早曰宜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

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

相見曰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

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

促遽之意也問隙也卒音下忽反

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

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

涉旬月迫季冬僕又

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此由從行也如淳曰遷

恐師古曰李說是也

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薄

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請略

略



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僕聞之修身者

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

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

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

於欲利也師古曰憐亦痛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

而詬莫大於官刑師古曰詬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

渠奄人也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

靈公近之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自古而恥

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陽氣况抗慨之士乎



師古曰：抗，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今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傑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

侍從天子，所以自惟止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師古曰：搴，拔也。拔，取也。敵人之旗也。搴，音騫。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

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

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

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手石鼓陪外廷未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

...



茸之中師古曰闌茸猥賤也闌下也茸細毛也迺欲叩首

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不亦輕朝廷羞當世

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

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符

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

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

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

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故絕賓客之知忘宰家之業日

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而事乃有犬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

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不血洒而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



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

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

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大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

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遺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豐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

翹孽之孽一曰齊人謂翹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

曰挑音詭師古曰音徒了反印億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仰漢軍北

然云與單于運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然云與單于運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表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

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

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漿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

音類李奇曰卷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盪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

末之末卷音丘權反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權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

矢盡故張弩之空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

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懷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



絕計分少師古曰自絕音甘一而與衆能得人之死力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敵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蹇趾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蹇趾舉目音也猶蹇音謹之頃也蹇音謹

音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

才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

卒從吏議不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

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決吏為伍深幽囚圍之中謹



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

坐降墮其家聲孟慶曰家聲為將有名聲墜降而僕又

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伴次師古曰蠶室非

之室也謂搢致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蠅螋何異師古

蠅螋也蠅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

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

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



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

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

曰箠杖也其次鬻髮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其

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

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

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

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

為鮮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幽於圜

牆之中師古曰圍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師古曰視徒隸則心惕息也師古曰惕懼何者積威約

嘉靖八年刊



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

日苑音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

其兩反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

志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

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季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

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哉在

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

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

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筆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重施刑於大... 師古曰... 夫人情莫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者死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

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

不得已也令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

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

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

也僕雖怯矣欲苟活師古曰與柔弱也音人死反亦願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

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比郊民而聿婢謂之

臧女而歸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况若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

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孫子髓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

音頻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兵賢聖發憤之

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此入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及如左丘明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百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

自見師古曰見僕竊不遜也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

下故失崔書單考之行事皆其成敗與壞之理凡百二十



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  
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  
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  
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  
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  
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白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  
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閹閣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

其狂惑讀古曰甚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

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淳如

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然米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

是非廼定書不能盡善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

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

王莽時求封遷後為中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

也子爵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

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

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

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

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亡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

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厚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挂不安也梧音

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  
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  
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  
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奔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  
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終

前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前漢書六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

夫人生齊懷王閔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

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戾無親曰刺刺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禰師古曰禰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皐傳使東

方朔枚皐作禰祝師古曰祝禰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

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



史良娣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產子與

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

武帝末衛

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

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

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没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

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

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

諸邑公主

師古曰兩公主

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

日仇音抗

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

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山瓌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

助充

師古曰說讀

充遂

至太子宮屈蠱得桐木人持上上天萍暑甘泉宮師古曰



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

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

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

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

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

託詔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

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

吸太子吏耳贊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

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



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劄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

無且師古曰且音子周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

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

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出武庫

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徇炙胡

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

情實故以炙炙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持忿且欲得其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

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

得師古曰太子出亡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

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

天母之有也子曾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食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竒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師古曰蹙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



萬塞而不通

師古曰萬與隔同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

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

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兒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

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往者江充讒

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且陛下不省察深過太

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

忘其號

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其惡名失其善稱號

比年盡仁而遺其身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懷其愚志在臣君安社稷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

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

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天

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父亡師古曰亟急也

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

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隰州賈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匿

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主人家貧

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間其富贍使人呼

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

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



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主

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

為邢侯韋昭曰邢在河內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

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

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

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

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

已望而思之庶太一之鬼來歸也其臺天下聞而悲之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

皆同持遇害衛石良娣長安成土制史皇孫皇孫紀



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

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

與太子并葬湖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

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

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

古曰行音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

下更反郭如淳曰親謂父也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

嘉靖八年刊



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

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

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闔鄉邪里聚為戾

園

孟康曰闔古闔字從門中是建安中正作闔歸古曰是舉目使人也其音許密反闔字本從是其後轉訛

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沒授反蓋失理遠耳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

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

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

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

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二百家齊懷

王閔與燕王曰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

谷車戒焉曰佳元守八至四月乙丑皇帝御史大夫



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

湯師古曰廟立子闕為齊王師古曰於曰烏呼小子闕

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

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性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無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未終厥有

愆不戢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閔毋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刺王曰賜策曰嗚呼小子白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

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

上服處曰薰鬻亮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

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

也薰鬻徒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以安臣瓚曰安安也師古

反果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服虔曰葉薄也師古曰母

廢迺備師古曰禦邊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曰壯

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侶優射

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至又薨旦自以次

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侍獄後坐臧匿亡命

晉曰長鄉安次文立三縣武帝由是惡曰後遂立少子為



曾良鄉安次文立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

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曰得書

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

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

金吾廣意師古曰問帝崩所病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

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葬與作同宮中謹言帝崩諸

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以報王王曰上弃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

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

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



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斤地且倍師古曰封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

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

二千萬益封為三千戶曰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

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

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

是以為詐言受詔得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

先帝休德獲奉比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

雖小歲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上台召公下

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王今十載堂可



及昭襄

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

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

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

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楊和

師古曰橋正也章表也橋與詹同其字從

也手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

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

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

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

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曰曰前高后

時僞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

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



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

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

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

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

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林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

啟師古曰啟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

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

王借為之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

諱義等數諫旦曰殺義等日平五人會鉞侯劉成知澤

某師古曰鉞侯留川靖上之



等謀師古曰餅侯菑川靖生口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

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

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父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

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

與侯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

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

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

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

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旦聞之喜止疏曰昔秦據南

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



道任刑無恩守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

音火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謂也近趙氏無族

火焉師古曰趙秦之別氏師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

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

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

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膚受之愬曰

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不究師古曰究竟也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

置為典屬國師古曰置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

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

漢光祿澤今諸當試道一移蹕如厚日太官先置師



漢光祿挈令諸當試道上移蹕如淳曰大官先置師

者不會都所免之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

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

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

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

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

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

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

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

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

嘉靖八年刊



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師古曰火衆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出與陳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及後謂羣臣

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雅叔今

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父令羣臣

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

水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圀也音胡困反烏鵲

關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

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

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

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

期在九月十月... 漢當有大五賊死者語具在五行志



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  
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  
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  
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曰  
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  
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薄置酒萬載官會賓客羣臣妃  
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  
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

言身死之後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

孟康曰寘音霽

髮歷纂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

骨籍籍兮士居

師古曰籍

師古曰瓚讀是也寘音徒平反



籍從橫兒也居處也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

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官池沼所在其間坐者皆泣有

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

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矣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

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朝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

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白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

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

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苗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大

從高皇帝親蓄除害耘海內師古曰蓄當此之

如蓬若木師古曰蓬草也願父不師古曰願也理如落師古曰落也草羽師古曰羽也稜也師古曰稜也勤苦至矣然其



時頭如蓬葆

頭久不理如蓬師古曰草叢也

草羽葆也

勤苦至矣然其

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

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

復奉齊酌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曰得書以符璽屬

醫工長

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音之故反

謝相二十石奉事

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曰自殺者二十餘人

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曰謚曰刺王曰立三

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曰兩子慶為新



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  
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二年  
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合  
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  
對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

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待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

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

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廼順母桐好逸母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

日桐音通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

益王其戒之胥壯大好曰樂免游力扛鼎空手博能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省婦信女須等師古曰婦

古及字也婦斬也益也

數賜千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

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

婦數相覬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

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須又聞漢立

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

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

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

陂在射陽縣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

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

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東水與鼠之怪甚可惡也



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

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

日就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

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

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入于姬妾之秋號王自歌

曰欲父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父生者貴其安豫無有

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期當

死不得延年千里馬兮在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黃泉下兮幽

靖八年



深人生要死何身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惊為

樂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

入皆無歡怡不得又長也喜音詩更反巫音丘更反萬里在郭門閑師古曰高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俗

反列左右悉更涕泣奏酒節古曰更互也奏至鷄鳴時罷

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

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

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

玉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

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



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主子守是為靖  
至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  
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  
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璽書

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後璽書後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

曰師古曰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請寺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



望於道良中人冀遂言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

晨使大奴喜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

師古曰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

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

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屬以湔洒大王師古曰湔

湔也洒濯也湔音子即粹善屬衛王長行法師古曰粹

顯反洒音先禮反士長主衛之官壽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主

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

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嗑痛不能

哭師古曰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哭師古曰益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帶

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

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

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

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

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

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

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能

左右皆莫見

集官中王知惡之郎中



令遂道不五行志王仰天嘆曰不何為

數來師古曰年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

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

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

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大王位為

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

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室不久祆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

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

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

青蠅至十發豈弟君子匪言斃言此陛下左側幾人衆多



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護人衆多

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之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

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不忍不能疏遠也

信

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

師古曰詭猶反

皆放逐之臣當

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

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

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

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師古曰察不欲宣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

居處著其受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二年五月視事故昌

邑王居於

有百八十三大明



爆吏一

朝內食物  
臣不得

出入師古督盜一人別主徽循察往來者

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迺避也鄧展

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臣啟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

四年九月中臣啟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膏黑色小目鼻末銳軍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

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昔人作反衣短衣大絢冠惠文冠蘇林曰治欲

故曰今侍中所著也服慶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

孟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臣啟與

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啟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

之曰昌邑多暴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暴復



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

來東至濟陽廼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

持轡女名故丁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

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音敷也前為故王妻察

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

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妻十六人子二十二

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

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

惡但良人世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

王若曰請罷歸故王之曰



奈何

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後丞相御史以臣啟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賈不

足息其明年春陛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

親折而不殊師古曰折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

天之所棄陛下至使復封為列侯賀嚙頑放廢之人不

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

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尚世交通萬世問賀前

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殺平

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

當勿法欲人



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

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

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

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

祖師古曰謂一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

謂由上其名於有司充國死復上第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

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

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

帝即位子弋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費 一 充之 下 月 天



運命將出

在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

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

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

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

太子子父皆

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

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

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

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

不一日而

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

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

焚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

則自焚燒戰歛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可妄動久而不戰則自焚燒戰歛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

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

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傳得

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卷之二十一



大人之詩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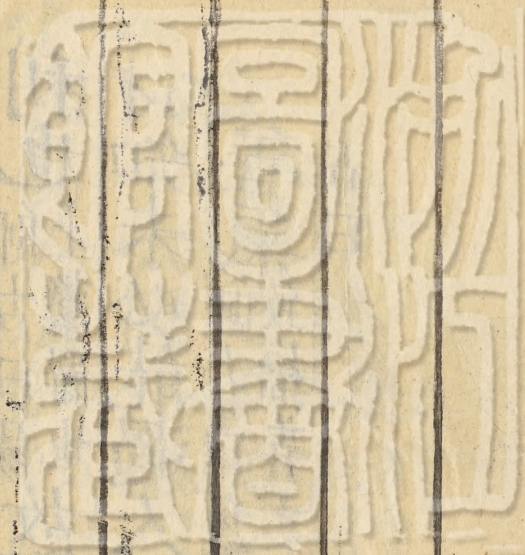
因泉熾

天子之苑

天林之十

天之洞

以在森



此書...

由其...

車于...

則也...

各屬...

清為...





浙江圖書館藏

001132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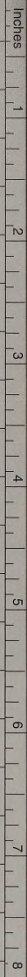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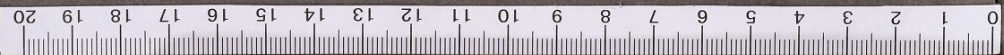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03193

一九 年 月 日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